

經畬堂文稿



賢者之孝，自人言而益彰也。夫稱閔子之孝者，始於父母昆弟，而人言繼之，聖人亦從衆而已矣。且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人

事至變而行孝者，祇一理焉。人類至別而言孝者，無二情焉。情理

之極，動於天性之自然，故虛聲可以昭實德也。孝哉閔子騫，吾之

聞是言也久矣。人情少見則怪，而有怙然服者，道不越庸行，而如

有驚異之辭，末俗聞善則疑，而有釋然信者，事非必身親而不盡

流連之慕，吾不知始自何人，而藉藉者盈吾耳也。觀於其家，而知

言之自其父母昆弟來也。既為父母，無不望其子之孝，彼其父母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何獨不然，迺聆其言而忻喜，自道者竊幸有子焉，非私也。人聞之

而亦曰：非私也。苟有昆弟，無不願昆弟之孝，彼其昆弟，又甯不然

乃叩其言而愧讓，弗如者若難為弟焉，非妄也。人聞之而僉曰：非

妄也。且其父母昆弟，豈必誇耀於人哉？人之言亦豈附和而不察

實者哉？人生不過日用周旋之地，而孝子久於其側，自覺其快然

而無求於天下，雖有勇悍難馴之夫，而孝子過乎其前，未嘗不肅然

而起敬，而孝子又何知焉？吾見其朝問而夕視也，伯仲之間，所

如也。方且不知所為孝，又安問所為言，而至性所流入焉，輒化篤

行之積久而自彰，蓋至於父母昆弟，洒然動容而行道之人，欲為



之流涕也。蓋至於宗族鄉黨，翕然同聲，而孝子之心，轉為之惕息也。嗟夫，觀乎此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孝哉，閔子騫人言信也。吾又何間焉。

字字入人肝脾，靜對移時，彌覺其永。處變意前人，所訶篇中，渾然無迹，然何嘗不包括也。削膚見骨，鍊氣歸神，此題絕作。原評

與譚竟陵曾皙嗜羊棗篇同一氣象，迺化工之筆，妙手偶得之，似非人力可到。王雲衢

以中衡兩賢而過不及之失均矣。蓋師與商也。以中衡之而知其過不及。以中衡之而知其過猶不及也。其孰賢而孰愈哉。且人能立乎萬物之上。則人材之不同。當其前而品自分矣。而能體乎大道之中。則人材之不同。審其歸而理仍合矣。此聖人之論人。不於其迹而於其本也。子貢方人者也。一曰以師與商孰賢為問。子告之曰。大道要於一中。而人材各有所至。以予觀師也。命意近於廣取。數近於多。規模氣象近於恢廓。凡為之未必能成。有之未必能守。而甯著無固者師也。是之謂過。以予觀商也。命意近於狹取。數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三

近於寡。規模氣象近於拘牽。凡為之無不可成。得之無不可守。而甯謹無肆者商也。是之謂不及。斯言也。夫子蓋以身體大道之中。以中立人材之本。而師與商也。詣自呈而品自定者也。乃子貢仍從其迹而求之。謂廣愈於狹也。多愈於寡也。恢廓愈於拘牽也。過之愈於不及。灼然無疑。則師之賢於商。似乎有據也。子告之曰。人材各有所至。而大道要於一中。彼過者非既至乎中。而復過之也。既至乎中。則不過矣。惟過與不及。皆自離乎中。而不能自至於中。自中立者。觀之則一。後一前。其於道也。難定其孰遠而孰近。且過者非知其非中而故過之也。知其非中。則不過矣。惟過與不及。皆

自以為中而不自知其失。中以中行者準之。則一需一躁。其於道也。未覩其孰親而孰疏。蓋其性情之所近。類於高明沈潛者之偏。剛偏柔而不能自克。而其功力之所程。亦如進取不為者之有猷。有守而未知所裁其欲。至於道同也。其未至於道均也。則亦曰過猶不及而已矣。由是觀之。賢者緣人以擬道。故億則屢中。而方人之知有時窮。聖人本道以繩人。故殊塗同歸。而知人之明不可學。夫惟曠然於過。猶不及而後判。然於師與商之過不及。夫子所為立乎萬物之上。而身體大道之中者。豈獨為師與商言之哉。賜也其可以知所從事矣。

經齋堂全稿

卷二

四

掃盡枝葉老幹扶疎。斬截晶明一片清剛之氣。陳曾起

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硯。高不可攀。只在切當。文章到此境。極難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去反骨洗髓之候。尚隔數千層耳。李

世郊

子貢問

合質與學以論善人而其道見矣夫質莫美於善人惜乎其未學也。不踐亦不入不可見其道乎子以為天下有不可幾之質有不
 可少之學質命於天不能盡人而強致之也學存乎人不能恃天
 而輒造之也知此可以論善人之道天下無不可為善之人而不
 皆生而善之人善人其生而善者也天下有學而善之人而不皆
 善而即學之人善人其善而未學者也古人之行往矣其迹則存
 自有善人而知迹之無庸也縱不踐焉其孰與古人相戾者然而
 止此矣置其可共見之迹并忘其不可即見之善善之不可即見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五

者古人之室也將謂超然於繩尺之拘而豁然於精微之奧望其
 室無難絕迹而從容以入焉而善人亦未之能逮也中心之好殷
 矣惟踐則合自有善人而知踐之徒勞也無是迹焉其孰非中心
 可安者然而止此矣舍其可日進之踐浸失其無可復進之善善
 之無可復進者中心優入也將謂脱略於做做之功而坐致於深
 造之獲叩其不由寶踐而優游爾室焉而善人亦未之有得也
 知有迹而皇皇以踐之知有室而憂憂以入之其造境殊而其用
 力則同也則善人之以逸而得與以逸而失者原非兩候循循於
 迹而漸至於室不必沾沾於迹而亦漸至於室其取徑分而其要

○二○比○妙○偏○全○伸○百○積○不○聚○
○微○雋○乃○爾○
○轉○入○下○句○曲○折○精○微○
○亦○守○流○出○

歸則一也。則善人之與人異。及不能與人異者。均在目前。是故觀於不踐而知不可強者。質也。有善人而天下之質悉廢而不舉。觀於不踐亦不入而知不可少者。學也。無學而善人之善亦半而未全。知此可以論善人之道矣。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文品如是。文情如是。原評

兩句神理。膠粘一片。寫以雋永之筆。遂覺風清月白。屈伸指間。是合是分。真境畢現。郁峻新

所謂大臣者

二句

儲在文

臣以道大於事君見其槩也夫大臣有生平自信之道而事君則以之矣品之所以隆也子若曰臣品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三公六卿代有其人而卒未聞引君以當道者大都曲學以阿世而考其佐上理人之方皆不軌於正也故子言大臣由求不足云也而令我遐思隆古俯仰遺文置身虞夏商周之廷寄懷禹臯伊傅之列凡其言論風旨散見於詩書而至今可想見其事君之大槩者蓋未嘗不歎古人之可作而大臣之自有真也所謂大臣者一日立朝則以主德之隆替為己責本諸夙夜用匡一人而繩愆糾謬格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七

其非心者無所不至道固如是也一日在位則以國事之善敗為身圖展其經綸上佐乃辟而補偏救弊歸於至是者無所不周道又如如是也比比○筆○立嚴氣正性不使其君有軟思雖聲色之細娛有所必斥而大者無論也法加於近倖不避其專言逆於宸扆不辭其戇與道為周旋而已直謨明不令其君有過舉凡功利之陳言有所必黜而甚者可知也陰謀不忍用獨守其經奇功不敢居常出於正以道為權衡而已其在創業之日天子英明百僚嚴憚半采而大臣獨從容坐論於清晏之間俾吾君有所據依而不至獨斷獨行以流為叔季苟且之治其在守文之時法宮高拱天下覲觀太

平○而○大○臣○獨○勤○切○指○陳○於○宮○府○之○地○俾○吾○君○有○所○警○發○而○不○至○浸○
荒○浸○廢○以○忘○其○祖○宗○締○造○之○艱○是○故○秉○道○自○持○而○盛○業○開○先○一○時○
之○中○材○胥○受○其○福○與○君○合○德○而○正○色○率○下○同○僚○之○叵○測○皆○戢○其○心○
若○乃○君○相○不○一○心○上○下○不○交○泰○重○其○人○者○方○太○息○於○遇○合○之○難○而○
吾○所○謂○大○臣○又○於○此○見○其○駮○也○

傾○筐○倒○篋○而○出○之○無○非○道○字○真○髓○伯○仲○之○間○見○伊○呂○無○愧○斯○語○
矣○氣○體○高○華○壓○倒○元○白○原評

其○切○實○研○練○類○思○泉○臣○事○君○以○忠○篇○其○英○偉○卓○犖○類○大○士○大○人○
格○君○心○篇○合○兩○家○乃○盡○斯○文○之○勝○吳荆山

所謂大

聖人與大賢言仁而為仁之綱目備矣夫克復其綱也視聽言動

其目也為仁由己顏子所以亟請事哉且聖人之教人也無以加

於仁聖人之教人以仁也未有過於顏子顏淵問仁蓋欲識仁之

體而盡為之之事也子告之曰仁者性之德而具於心有氣質之

性見於心則為人心而人各私其有所謂己也有義理之性見

於心則為道心而道自有其條理所謂禮也人私其有我而感物

從所欲蔽於物者即附於心故己不可不克道有其條理而體事

無不在殺於事者仍根於心故禮不可不復矯其氣質之偏絕乎

經奮堂全稿 卷二 九 物欲之緣是之謂克還其義理之原獲乎事為之安是之謂復克

而即復者消長無兩立之勢克而又復者存過有互進之功人心

還聽道心為主而天地之心亦見氣質變化義理流行而元善之

性常存但患乎克復之難不患乎仁道之遠一日自信天下咸歸

斷斷如也既識仁之體當盡為仁之事由己不由人又何疑哉顏

子聞斯言也曠然於為仁之綱矣而亟請其目焉子告之曰仁者

心之德而成於身故為仁以檢身為要視其一也聽其一也言動

又其一也四者運於身而操於心本於心而筭於禮非禮即己也

勿之即克己也耳目口體之累絕而禮之散殊者秩然有條明聰

恭從之職。修而仁之中。涵者渾然具在。為仁之實功。莫切於是矣。
顏子聞斯言也。既得其綱。又得其目。曠然於仁之大全。而求仁之
莫近也。謹對曰。回今而知已。禮者即危微之辨。克復者即精一之
傳。聖人所以盡心而盡性也。上哲之事。未之能逮。而身心之功。實
而可循。檢身以養其心。制心以復其性。收視反聽。嚴於物交。謹言
慎動。依於天。則有不善。則必知之。知之。不復行之。請事斯語。以終
其身而已矣。吁。此聖賢傳心之要也。虞廷授受曰。危微精一。孔門
授受曰。克己復禮。精一要於執中。進而益微。克復驗於視聽言動。
推而益顯。而所謂禮者。即中也。執中復禮一而已矣。子罕言仁。而

經會堂全稿

卷二

十

於顏淵獨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顏子入而無不說也。此則善
發聖人之蘊者歟。

精心大力。元氣渾淪。卓然立極之作。秦龍光

繭絲牛毛之理。銀鈎鐵畫之筆。語語擊中。言言諦當。醅乎醅者
也。必傳何疑。徐亮直

醅細類方麓。浩博不同。精渾類震川。密栗不同。理境中獨闢之
境。堅確類思泉。融脫不同。峻潔類儕鶴。深粹不同。亦文境中獨
到之境也。吳仰涑

顏淵問

聖人切言仁、由禮以合之而已。夫己者禮之反，克而復之，視聽言動，其目也。由禮以合乎仁，何言之切哉！且善言仁者，不言仁。日用動靜，無非仁也。徒守其空虛無據之心，以求仁，而此身一無所檢。制日即於不仁而不知，故聖賢力爭於敬肆之間。公私之介，亦曰檢身而已。而為仁之本末具是也。說在夫子之答顏淵已。顏淵問仁，而子以克己復禮告之，不曰欲而曰己者，欲共而已，獨形氣之屬，附於身心而不可解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秩敘之原，筦乎身心而不可離也。克而隨復之，克而又復之，一日自信而

經奮堂全稿

卷二

士

天下歸之，己不可一日留，而禮不可一日去也。雖然己，則有辨對禮而言己之私也。對人而言己之公也。私者能為累，公者能為功。故復禮先克己而為仁，必由己克己者，自攻於形氣之微，而由己者，自主於身心之交也。雖然第曰克己而已，而形氣之微孰從而辨之？第曰由己以克己而已，而身心之交孰從而持之？夫仁道蟠際乎天地而近在於一身，禮制經緯乎三百三千而近驗於視聽言動。克己者，克其非禮而已。由己以克己者，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以克其非禮而已。克與復同功而並進，故詳言克己而復在其中。禮與仁同原而異名，故精言復禮而仁在其中。自克己而論則己

能累禮已能累已總不離乎起居出入之常自由己而論則克己
之已復己之禮亦厯驗於動容周旋之地四○非○自省者無不照由己有
日月之明自勝者無不行由己四○勿○兼風雷之勇為仁之道如是而已
顏子所以聞其目而亟請事哉要而論之禮生於仁由禮可以至
仁禮以敬為體以義為用已則反是克己者敬勝怠義勝欲之謂
也實之以視聽言動而日用動靜隨時隨地無一非仁君子之自
強不息下學上達者胥統是焉又何嘗高遠其辭而別有所謂上
符乾道者哉

補前篇所未備兩己字剖析清辣不落機鋒秦龍光

經畬堂全稿

卷二

十三

渾化問答痕迹一氣噴薄關機闔開而課密入微心細於髮所
謂悟後境也文章老更成渾細盡之矣吳仰洙

顏淵問其二

為仁以檢身為實功。得其目而可從事矣。蓋克復有實功。視聽言

動其目也。非禮則勿之。回所以聞斯語而亟請事哉。且仁之在性

者難言也。指其實於心老氣而有過欲存理之綱。為仁之在心者難言

也。指其實於身。而有制外養中之目。此聖功之本。授受之要也。說

在夫子之語。顏淵已。子語回以克己復禮為仁。又以由己策之。回

遂請其目也。子告之曰。夫所謂己者。介乎心與身之交。而所謂禮

者。筦乎身與心之會。所謂克復者。豈有他哉。常存其心。檢身如不

及而已矣。身之感物而應者。視與聽。視以禮則明。聽以禮則聰。而

經奮堂全稿

卷二

三

非然者。聲色悉為累也。身之緣事而發者。言與動。言以禮則從。動

以禮則恭。而非然者。尤悔所時有也。惟於其非禮者。勿之。視聽者

物。而欲視欲聽者。心。勿之。而明聰之體立矣。言動者。事。而欲言欲

動者。心。勿之。而恭從之。用行矣。是必敬以直內。而一念未起。養其

在躬之清明義。以方外。而萬彙雜乘。絕其非幾之冒。貢則已於此

克禮於此。復而仁之為仁。不從可見哉。夫子之以克復言仁也。其

語渾而全。約而盡。而以視聽言動言為仁也。其語切而要。詳而明。

回聞之。而謹對曰。有是哉。子之教回者。至也。願回念之。克己符天

德之剛。復禮盡人性之善。由是動容。乎禮禮根於心。此上智敦

敏之事也。回雖不能逮，而自揆已所能為者，耳目之官物交之引，不敢忘朝考夕省之勤。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敢忘瞬息存之○收○拾○較○意。幸聞斯語，而實可從事。請事斯語而奉以終身。天下歸仁，所不敢期。而為仁由己，敢不勉。勉循循以無負，克己復禮之教，哉由今思之，性不可見，指其實於心，心不可見，指其實於身，為仁之綱目具而學者皆可從事矣。夫克己復禮，仁也。古志有之，夫子引以語顏淵，而遂為授受之要。實之以視聽言動，而更為聖功之本。後之志於仁者，學顏子之所學，而揭其目以檢身，其莫切於此也夫。
老重密微。鼎峙唐項。徐亮直。

經會堂全稿

卷二

十四

理明辭確，心細手和，規矩之方員也。金玉之追琢也。唐歸始終嘉靖中間，包裹數十家，此文氣象直欲包裹唐歸矣。吳仰洙

顏淵曰

常主於敬。可以觀仁矣。蓋心有主則常存敬是也。出門亦敬使民亦敬。仁之體庶其全乎。夫子告仲弓曰。人心之仁與生俱來者也。而必俟可以見吾仁之會始克自見其心焉。吾不知其前乎此與後乎此者。其心果安往也。善求仁者當不如是已。仁人無不敬之地。非地之所遭。皆衣冠瞻視之所環而集也。吾自用吾敬而已。仁人無不敬之時。非時之所接。皆玉帛鐘鼓之所錯而陳也。吾自致吾敬而已。自用吾敬則即出門也。而何不可作見大賓觀自致吾敬則即使民也。而何不可作承大祭觀一物不容本然之體常虛。

經會堂全稿

卷二

無端而設一周旋進反之形。往來於吾目則意見反為之不融。仁人固無待於借鏡也。徐而行之。吾自循其步趨之節耳。而望其貌儼然而有常。規其色溫然而有則。置衆人於九擯七介之間。其恭謹尚未能如是也。却仁人親履朝廷與佩垂佩委之士相酬答一時之檢束亦豈有能過之一念不萌本然之體常靜無故而多一駿奔對越之象宛轉於吾前。則神明徒覺其滋擾。仁人固無事於反觀也。莊以涖之。吾自著其臨御之度耳。而懍懍然不啻臨之在上淵淵乎。又若質之在旁。置衆人於三重十倫之會。其寅恪且未能如是也。即仁人躬立郊壇與在天在廟之神相昭事一時之齋。

肅亦詎有以加焉。謂夫非僻可戒，宜小心以自持。此固仁人率履。如守。
不越之思，然亦何至如聘問燕饗之森嚴也。仁人因戒而益敬，不
因戒而始敬，故自其無敢馳驅之心，驗之則一跬步間，恍見其布
武接武之不武焉。爾謂夫民，曷可畏，宜降心以相求。此自仁人夫。倚天。
婦勝予之懼，然亦何至如天地祖宗之陟降也。仁人緣畏而加敬，更覺音。喚。喚。
弗緣畏而後敬，故自其不敢怠遑之心，推之則一號令間，猶見其
散齋致齋之在念焉。爾前乎此者，事未至而虛妄不生，後乎此者
境已遷而神明自湛，心常存則有主，心有主則常存，由是而幾於
熟焉，可以識仁之體無難矣。

經畬堂全稿

卷二

十六

法活思精合歸胡章陳為一手

原評

重若鼎，勁若鐵，明若冰，厚若石，覃精在兩如字，故層層刻劃，實
處皆靈，直寫虛描，均未夢見在。秦雅生

出門如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儲在文

政有常經皆以固邦本也夫民惟邦本足食足兵而民信邦本固矣此政之常經也子以為有國者不可一日而忘政立政者不可一日而忘民要以貧國不如富弱國不如強而詐虞攜貳之國又不如其一心也知此可以得政之大凡矣今夫政有存乎規畫之迹不可以為名而忽之者有存乎心術之微不可以為迂而置之者將以養民則食最重無論御廩之藏餘三餘九而大司徒之所舉其綱掌者辨之以土宜頒之以職事安之以保息聚之以荒政皆有以均其邦國都鄙之利而豐其種藝物產之源將以衛民則兵最重

經會堂全稿

卷二

十七

無論王宮之守備物備官而大司馬之所掌者中春教振旅中夏地設教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皆有以聯其伍兩卒旅之情而爛其步伐止齊之節此存乎規畫之迹不可以為名而忽之者也夫倉廩實而國氣盈也民雖感必舒武備修而國勢壯也民雖怠必奮而加以筆補造宮府內外之端其本也民雖猜必服而況乎師儒學校之達其教也民雖詐必誠吾見其上之所以先民者畫一號令謹正期會絕非有要結之術而其下自無或二或三之人心其上之所以導民者敦崇本行斥遠浮偽亦非有禁制之威而其下自無相欺相誕之風俗向之足食君養民也而九賦之入若子弟之

養父先向之足。兵君衛民也。而六師之陳。若手足之衛心腹。蓋至是而始得言之。曰：民信之矣。此存乎心術之微。不可以為迂而置之者也。夫專言民信者。則以兵食為粗迹。專言足食足兵者。則以民信為迂圖。而不知王道之成。無偏舉亦無偏廢也。此政之常經也。

切實典確。胡德清黃秀水之間。

原評

其議論筆力。都自經訓中千錘百鍊得來。可以為寒儉之膏腴。可以為膚庸之藥石。斯文持世定屬斯人。

吳荆山

文莫妙於鍊。亦莫難於鍊。一義足包數十義。一向當入千百句。

經畬堂全稿

卷二

六

作者於此。煞有得力處。故正大古雅。標望絕人。非可僥倖而到。李百藥

足食足

聖人重賢者之言而以折獄許之也。夫言之用莫難於折獄。片言而可則其所以見重者可想矣。子意曰：大哉言之用手。輕之不勝其輕也。重之不勝其重也。蓋至明刑敕罰之間，民命所寄而言之重者，能入於隱而平其爭，則言固不在乎多也。而吾竊用是嘉由焉。人孰不思自重其言，而有不能者，言不言在已，服不服在人，也人孰不願人重其言，而有不得者，服不服在言，信不信不徒以言也是故見言之地，莫如獄。覘言之才，莫如折獄。折獄難，片言折獄為尤難。而吾竊用是嘉由焉。夫折獄之變本於易，自訟之中正以

經畬堂全稿

卷二

至中孚之議，緩備著其無定之象，而迭用柔剛以折之者言也。其言為至誠至明之言，則百讞無冤。險健者自不欲行，其詐剛可也。柔可也。雖片言可也。吾蓋觀樞機之發，天地之動，而知準乎易之語氣。由其人也。且折獄之宜本於書，自典之欽恤，以至呂刑之簡孚，吳論其有定之義，而參用經權以折之者言也。其言為克信克果之言，則一成不變。奸宄者亦無所售，其欺經可也。雖片言可也。吾蓋思體要之辭，敬忌之身，而知協乎書之義者，由其選也是故。氣聽色聽辭聽，不必為由諄諄，而但以其言推之，謂天下有難窮之隱巧遁於長吏之前，而不肯白者，吾斷其無是情。單辭兩

辭五辭無所煩由慮而第以片言剖之謂天下有難定之章數至於士師之庭而不能治者吾斷其無是事何也其言有以惕人之不敢而其所以言者有以動人之不忍也士固有生平未經之事而旁觀者心識其能神明自克之私而考業者樂窮其效言之重而重其言者之重於天下也若由者曷可少乎哉

極意寫獄只是寫言極意寫言只是寫所以言稽經詠律實處皆空忠信明決意亦透露亦渾含隱現即離備極斟酌原評

清剛雅健非骨稜稜

方石川

片言可

聖人明達之是非所以定賢者之識也。夫志在達而聞是圖終於聞而已。達者如此。聞者如彼。是非明而識乃定。且天下學術之患。每於近似者失之。其意中見為是。而日即於非。則名實之相懸。有背而馳者。故識先乎志。志先乎力。入道之大凡也。說在子與子張之論達已。夫好修者必闇。雖不達可也。而久蘊者自章。其為達必也。士當閉戶寂處。立意孤行。遺世而不顧。及觀聖賢之徒。畜道德而能文章。慕義無窮。厥聲四布。則又忻然而動心者。然其後每蔽於表暴之迹。而菁華外竭。蓄積浸虛。聲聞過情。輾轉成偽。論者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三

竊悲其用力之徒。勞志有餘而識不足也。何也。彼第知有達而不知有聞。第知聞即為達。而不知聞達之是非。析之不可不精。斷之不可不早。吾觀古之君子。任天而行。力求寡過。周旋名教之地。考鏡得失之林。冲乎若虛。恤乎有以。自下制行。甚迂中情。似怯而聞風者。俯首薰德者。格心愛之。如父兄。敬之如師保。至若近世之士。修長者之容。誦先王之法。黜本行而不事。恢大言而自張。假詩書以文其私。參陰陽以濟其用。自謂舉世無偶。與古為徒。純盜虛聲。遂臻人望。然而流俗之譽。適增行誼之羞。附和之聲。無補神明之辱。鑿難逃於識者名。或敗於垂成事。拙心勞本末交喪。何者。物

情不可久欺。而是非之分定也。是故一念之誤終身由之而不知。塗徑之分毫釐辨之而始出于張曰。何如而達。夫子曰。何者為達。先正其名。子張曰。必聞為達。夫子曰。是聞非達。次著其實。達者如此。聞者如彼。張將為其質直好義者乎。抑色取行違者乎。將從其觀察下人者乎。抑居之不疑者乎。識定而志從。志定而力從。析之不可不精。而斷之不可不早也。

堅緻有節。英動非常。金文後自樹一幟。原評

氣韻極古極厚。真得漢人之深。其中部署森嚴。全以揮灑得之。震川先生云。為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吾於作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三

者。文益信古人之不余欺也。王漢階

子張問

賢者於仁知質之師友而見其合也。蓋仁知之用分而其理自合也。子夏善發夫子之言亦樊遲之善問有以啓之歟。嘗論成已成物之道仁知統之矣。聖人施之事則變化以盡神託之言則周徹而無間。惟在乎善學者之得其意而已。樊遲問仁而子曰愛人仁之用盡於愛也。問知而子曰知人知之用盡於知也。體有其一定叙法高老斯用有其自然。聖人之言固如是也。樊遲未達而子曰舉直錯諸枉知之用之所以大也。又曰能使枉者直知之用之所以神也。事見其相成。斯理見其無弊。聖人之言又如是也。顧聖人之立說也。

經畬堂全稿

卷二

渾舉而不偏而賢者之更端也。次第以相及於是乎鄉也。問知之疑由此起矣。乍聆之而見為辭之不相屬。未敢蓄諸心。徐繹之而溢於義之不相蒙。必欲求其是。叩之師者不敢為再三之瀆。而述之友者亦非徒口耳之勤。乃自子夏聞之而曠乎若有得矣。曰神明而不測者聖人之事。恢廓而無方者聖人之言。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而八愷有臯。湯有天下選於衆而元聖惟尹。此舉直錯枉之說也。乃臯舉而揖讓陳謨不仁者遠。尹舉而丁寧作訓不仁者遠。此能使枉直之說也。理有論其半而得其全。事有行於此而効於彼。刑賞皆忠厚之至。前聖之所以開太平是非還人心之公。後聖

之所以扶王道富哉言乎自非以大知仁天下其孰能當此而無憾者乎然則先問仁後問知非忘之也而輟轉於知之難篤於辭也聞舉錯聞使直非意之也而恍見一仁之象熟於理也仁知合一之謂聖一日之論一人之答而綜攝而無遺細繹而不盡道一以貫之也蓋甚矣聖人之宏而二三子之嗜學也

簡古通明精氣融結

蔡聞之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坡坨洄洑自然入勝文家老境熟境只是心與氣調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張得天

君子以文會友

一節

儲在文

惟君子得友之益。明道以進德而已。蓋道非文不明。德日進則仁矣。而君子皆於友得之。以會以輔。斯稱益友哉。且學者尊聞行知。

馴致純粹。

通體沈鍊

以精之域。皆己之事。而於人無與也。顧不能無藉於友。

者。氣類之合。各出其學問。以為相見之資。而觀摩之深。漸歸於道。德以成。衆美之萃。是故友道宜亟講焉。君子之於友也。其結契在

同聲同氣之外。而宇宙之英奇賢達。總託業於詩書。其得力在

方同術之中。而尋常之出入周旋。即深通乎性命。其始不為苟合。

則會之者必以文。而其後日見有功。則所以輔吾仁者在是也。蓋

經書堂全稿

卷二

二五

往聖之典訓。備於載籍之文。而探之必有其精意。則言也。而道存

焉。君子以為不知研索者。非吾友也。吾即以研索為之。招其合志

者。自集人情。莫不聚於所好。而極辨論以窺其奧。則精意忽傳。吾

與吾友共欣賞焉。而相詡以風流不足言矣。先王之遺法。詳於下

學之文。而循之必有其至理。則藝也。而道寓焉。君子以為未嘗服

習者。非吾友也。吾即以服習為之。倡其敬業者。自從人情。莫不便

於已經。而參異同以定其歸。則至理畢出。吾與吾友加奮發焉。而

相炫以材能。非其質矣。由是孳孳載籍者。吾友之輔虛而實。蓋時

蒐討於簡編。日揚抗乎風雅。鼓舞以忘其倦。則氣質變化而不知

也。夫人心進退之介，豈可以恟悅自居？其感發於前言往行者，半其轉移於獎善規過者，亦半則有嚴而翼之之友，而日積月累，漸以啟其清明。其違乎仁者，或寡耳。循循下學者，吾友之輔顯而微蓋入不離乎琴瑟，出必整乎衣冠，優游以暢其天，則性情涵泳而自得也。夫德行成熟之侯，亦難以巧力為程，其陶冶於藏修息游者，半其浹洽於晦明風雨者，亦半則有寬而游之之友，而心凝形釋，正以養其中，和其復於仁也。不遠爾是，故言文者戒其浮言，仁者患其渺，至君子盡歸於平實，而獨收朋友講習之功。友隘者文必陋，友濫者仁必疏。惟君子相覩以神明，而遂成道器，渾全之學。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二十六

此其為千古之文人，此其為天下之仁人，此其為君子之友也。歟。深細典醞，不愧莊士。許時菴先生

神定理瑩，實實寫出前賢深造處。一二十年養氣工夫，見於此

矣。孫莪山

切實端雅，上下句亦融洽之至。韓子所云洞然渾樸，絕瑕謫也。嚴思菴

君子以

赦小過舉賢才

戊子順
天二名 儲在文

政有存乎赦與舉者而刑賞胥得其當矣夫小過不宥則濫於刑矣賢才或遺則吝於賞矣赦焉舉焉謂非政體之所存乎告仲曰曰為宰者倡百職而康庶事則必使當世潛消其自棄之意而明便於為善之塗故嘗多所縱以舒萬物之氣也又嘗廣所收以盡萬類之材也揆厥用心刑賞皆忠厚之至而政體於此立焉非直先有司已也蓋欲議政必兼議刑而刑非聖人之得已故朝廷一日寬大之詔恆足以動臣民數世之恩且有治法必需治人而人為自古所旁求故國家一時選建之明即足以樹宗社百年之計

經書堂全稿

卷二

二十七

刑政有存乎赦小過舉賢才者焉為宰者又不可不詳也過為五字。子。還。他。出。處。罰之疑而小則情辭之尤輕者倘不援責災肆赦之義而誤列諸三細不宥之條則扞於文網者衆矣君子以為覆載之所必容父母之所曲恕而吾必苛議其後縱故。二。筆。令負咎者或無辭顧返諸吾之心而大有所不忍也則顯白其小過者是非之公而從而赦之凡以期於無刑而已矣賢為萬夫之望而才則其莖華之外見者倘不思連茹彙征之吉而坐聽其十年不字之貞則墜於見聞者多矣君子以為川嶽之所降神祖宗之所培植而吾弗利導其先在彼伏處者亦何憾顧揆諸吾之分而大有所不安也則慎擇其賢

才者簡論之正而急於舉之亦以利在得物而已矣。毋曰弼教之說得洞故以此歛之然斂之而愈濶愈見其切。典非為宰者所得與也。古者司寇之屬鄉士遂士皆得以奏平反之績。而況於有家則偶誤可矜。微瑕可掩。所赦有制。刑罰自平。而哀矜惻怛之衷已具。夫周官之八議。母曰籲俊之文。非為宰者所敢知也。古者司徒之屬比長。鄰長皆得以定賢能之書。而況於長吏。則聞善必錄。見藝必庸。所舉無方。人才日出。而振興鼓舞之用。何殊乎司馬之三升。小過之中有賢才。晚蓋輒棄其舊。則器使之周也。賢才未嘗無小過。一眚不掩其全。則與人之壹也。在昔寬簡之君。必開四門而求士。亦越惇大之相。嘗勤三握以見賢。為宰者

經奮堂全稿

卷二

兼仿而行之。倡彼有司。平其刑賞。而政體備矣。

沈酣經訓。淪骨浹髓。舉義必綜其要。選言必採其精。異響堅光。

醞釀變化。是為老鍊之文。本房戴開亭先生

正大雅馴。羣言籠罩。愈開展。卻愈緊切。由其研練功深。非止腹

有詩書之效也。孫莪山

殺小過

子謂衛公子荆

一節

儲在文

稱衛公子之不貪重歎魯也夫荆之居室可謂不貪夫子稱之用
 以律魯之為公子者且魯衛之政兄弟也雖然衛素於君魯壞於
 臣衛君雖無道國多君子公族之良尤以廉節自持至於三家擅
 權始不過為居室計貪冒無厭魯道蕩焉夫子傷之寓意於衛公
 子荆也曰吾聞為人臣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寵賂者失德
 多藏者厚亡況公族大夫與國同休戚第潔已奉上乃心公家無
 憂不富貴而厚自封殖蠹國病民往往而有善哉公子荆其居室
 之準乎蓋公子始嘗貧後稍稍饒給然方其始有自幸其合繼而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三九

少有自喜其完訖乎富有自慊其美夫天下事莫患乎苟焉而止
 至於居室則甚宜之而公子循謹無遠謀器用財賄聽其日長而
 月益隨時足用無先事之經營且節儉無賒望會計出入務為約
 取而薄收循分可安不多方以籠致此其周旋濁亂之朝下無剝
 削上無侵牟貴而能貧內外蘄蘄苟焉而止而大不苟者存其中
 真當世之佳公子也夫天子以同姓諸侯為屏諸侯以公族大夫
 為輔使盡如公子荆輩知足不辱退可以保宗祧退食自公進可
 以康社稷本幹強則枝葉茂世子孫與國咸休可也而今之公
 子不然割其國肥其家不盡取於公則希矣况如荆者豈易得哉

確論
通體古勁
苟字兩義
蒼蒼堅緻山肯嶠响
抑揚吞吐無暇
低徊

嗟乎。夫子之歎深矣。間考其時。楚同姓無強宗。秦人少恩。支子懼選齊四族無同姓。晉公族十有一。陵夷盡亡。惟鄭七。穆罕稱儉。壹宋六。宗向為汰焉。而皆非其甚者也。夫三分四分。至魯而公子之禍斯極矣。攘之太急。取之無度。將見本先撥枝葉。從之不過數十年。家國同歸於盡。自謂善居室。不知為不善之尤者。此夫子所以寓意於衛公子荆。而稱道弗絕也。

記者繫此章於魯衛兄弟之後。敘有深意。從此得解。抑揚盡致。絕非偏見偏鋒。至其文之與衍盤勁。骨法幽奇。則中唐人手筆也。原評

經畬堂全稿

卷二

骨古氣古音節古色澤古斯真古矣。吳冲扶

三十

子謂衛

聖人重庶以王道治之而已。蓋民惟邦本則庶重。加富加教王道備焉。而豈直為衛言哉。且國有與立。民是也。顧民之為道也。可聚而亦可散。易同而亦易離。聖人一日所見必籌其萬全。而厚生正德之經有定於指顧間者已。吾於子適衛見之。益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有掌夫家之官而歲登民物之數。有隸邦國之籍而時采風俗之書。所以敬用其庶而長保之者。固必有道焉。而衛之庶則沿而習之。不知所以用之者也。準時勢以立言城漕土國之餘戶多凋敝。而淇泉行沃。猶便於人事之經營。故豐耗無常。而民力不能以持久。桑間濮上之陋俗盡驕。盈而康武遺風未泯於人心之眷戀。故莠良雜進。而民志罔知所適。從庶哉之歎。子蓋與為僕之。冉有為衛亟籌之也。今使藝黍牽車。無督其事者。民雖庶必貧。而上之人苟稅桑田之駕。則勸農者必勤矣。苟宏布帛之風。則制用者必儉矣。民庶而有以實之。惟土物之愛也。故冉有問何加。而子曰富之。今使天顯鞠哀。無提其訓者。民雖富必散。而上之人苟省摯御之箴。則羣動於禮義矣。苟昭圭璧之度。則眾著於文章矣。民富而有以馴之。惟吉康之迪也。故冉子又問何加。而子曰教之。然則溝涂樹畜之制。

經禽堂全稿

卷二

三

前後推廣言之所以經畫田工者甚詳。而特患人眾者之無裨於土滿。校比鱗鱗。

中間按切衛事

之文所以風厲學宮者甚具而特患羣羣者之不免於業荒有庶
而不知所以用之豈獨衛然哉誠使人主振興於上卿大夫奉職
於下井田學校次第以布之農恆為農士恆為士而消天下游惰
○言○外○之○神○龐雜之習於力田孝弟之科產有恆產心有恆心而收天下材力
○深○於○經○術○之○言○聰明之用於耒耜詩書之地崇本富而兼末富九職頒則萬民定
○西○京○風○韻○先身教而後言教師道立則善人多古聖人所以敬用其庶而馴
致王道之成也蓋子與冉有商略於車中而恍見唐虞三代之治
象矣○正○雅○非○詩○經○

古雅簡鍊格正而骨奇如王右丞應制諸篇在唐律中皆推絕

經禽堂全稿

卷二

三十三

唱潘巢雲先生

沈正淵雅高論閎言流爍前後曩作意在精渾得中子是篇風

度端凝體格高邁不得不以此事推袁矣劉大山

子適衛

...

...

...

...

...

究衛治之全。知民富不可無教也。夫衛且不能富。此既庶者。又何加之有乎。然使民而不教。雖既富庸可保耶。且有志撫民者。動爭乎目前之急。而不圖善後之規。固宜至治之不復睹也。夫古昔盛時。鄉鄰風俗之美。釀而成文武成康之至治。此豈惟養人之欲。俾之家給人足已乎。夫子停車衛境。與冉有商確保庶。而曰富之矣。富之者。亦目前所急耳。乃吾黨為衛計。更有深焉者。以彼濱於大河。池肥饒而易耕耨。雖貧不難於使富也。而以彼偏處東都。染散化而習奢淫。雖富尤易以滋弊也。則使衛民而既富矣。於以議加

經畬堂全稿

卷二

新

三十三

詎緩圖哉。今夫衛與魯同政。當積弱之時。綱紀之廢弛已久。設一

旦君若臣起。而圖利之有不禁。志衰而力竭者。誰復切逸居之憂

也。然命以伯禽。不著懿親之訓。而命以康誥。猶傳明德之辭。則與

型其未邈也。且夫衛與鄭同風。值悉索之會。人民之痛疾。自深設

一。旦君若臣起。而燠咻之有不禁。氣盈而心蕩者。誰復懍慢藏之

戒也。然鄭音濫淫。子衿且感我思。於城闕而衛音趨數。碩人猶懷

彼美於公庭。則謠俗尚可挽也。子於是曰教之。夫既富而加教。寔

惟衛之民宜爾乎。而於衛固自有說。孟侯分土以來。妹邦有命。啓

監有辭。建國之始。紀於書者。特詳而要。皆本乎作新之至意。是故

四○此○詞○意○相○承○

此○麗○工○細○
殷○商○之○酒○沈○矣○苟○養○恬○弗○失○復○勅○以○懋○和○則○愛○土○物○而○心○臧○壺○車○
牛○以○孝○養○彼○黍○稷○餘○資○致○洗○腴○不○致○羣○飲○也○何○慮○迪○屢○之○未○同○歟○
抑○鄙○兼○屬○而○後○歸○喧○於○潛○卜○吉○於○楚○遷○國○之○餘○詠○之○詩○者○尤○備○而○
要○不○忘○乎○洪○澳○之○流○風○是○故○桑○牒○之○淫○甚○矣○苟○貧○窶○無○嗟○復○示○之○
有○斐○則○瓊○瑤○報○而○相○鼠○有○儀○膏○沐○容○而○雉○鳴○無○鷲○彼○榛○栗○多○材○供○
旨○畜○不○供○賄○遷○也○何○慮○德○行○之○不○臧○歟○是○則○上○有○塞○淵○之○化○可○長○
保○駮○牝○之○三○千○而○下○有○康○乂○之○休○無○煩○念○要○因○於○五○六○將○獄○訟○衰○
息○風○俗○茂○美○先○王○至○治○不○外○乎○是○斯○善○後○之○規○非○苟○且○目○前○之○計○
也○於○以○保○衛○又○何○加○之○有○哉○

經奮堂全稿

卷二

三十四

三詒三風何人不讀一經組織爛若天孫之錦胸中別有籽軸
化臭腐為神奇原評

腹有詩書氣自華。按切衛事務盡陳言在陸先生文。流傳人口垂四十年遂無一字相肖。黃際飛

既富矣

為君難為臣不易

儲在文

統君臣以難其言可想也。夫為君實難，君難而臣不易矣。是言也。有能易之者乎？夫子舉以告定公曰：邦之事主之者君也，輔之者臣也。早作夜思，以經厥邦者，君臣之心也。而通達治體，以箴君若臣者，人之言也。臣承公問而竊思人之言，蓋有尋常之論，驟聆焉。覺其無奇，而聖君哲相之生，莫敢違其指，且有槩括之辭，乍思之覺其易竟，而百年必世之久，無能盡其藏，則所云為君難為臣不易是也。上之天道之消息，下之物命之盛衰，積重大以相投，而君不敢曰非吾之事，故一嘆一笑，偏則弊生，即中心無為，而又必震。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三五

動恪恭以自振其怠廢之習，蓋股肱耳目各效一職，猶竭力而不違，則一日有其萬幾者可知也。而人之言乃次第及之，近之官府之具瞻遠之風聲之述聽，聚羣類以相仰，而君亦且曰舍我其誰，故一飢一寒咎必歸已，即大德曰仁而又必精明強固以自防其姑息之漸，蓋鄉遂都鄙僅理一方，猶圖治而多憾，則一念周乎四海者可知也。而人之言乃鄭重明之，運會之變異世而同揆，臣后克艱皆奉斯言而盡其事，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書契以來異文而同指責難於君特就斯言而衍其義，易可以通於書書可以通於詩，詩可以通於禮禮。

可以通於春秋蓋其言簡而質雖愚夫愚婦能道之而其言大而
該凡帝者王者無以過君臣之名世世不絕其能興造洪業流懿
美於無窮蓋未有不心知其意而力行之者也

渾厚晶明日光玉潔

原評

幹力健崛色孕多少史書其識議醕正處尤得南宋諸儒奏疏
中精要

蔣省菴

名貴之至作者落一字如山讀者獲一字如寶後半意外高脫
亦從神力洗鍊中來

陶改之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三六

為君難



士觀其所懷。懷居者非士也。夫居者衆人所懷。士而懷之。則亦衆人而已。尚足為士乎。且士貴立志尚矣。雖然。吾之所志。必隱隱然。維繫於中。而志乃不虛。若慕乎甚高之名。安於凡近之實。未見其

映居字。

有立也。何則。夫所謂士者。仁義道德之所宅也。文章禮樂之所歸也。自古神聖遞傳之緒。之所託也。其負荷至重。固將力竭以終身。其迎距甚微。唯恐心間於一息。而世乃有士。而懷居者。聲色貨利。紛營於耳目。未必若衆人之著也。而特其所念釋在茲者。不離乎官骸之適。是朝考而夕省。特文貌之間。而至於居。乃精神之畢注。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三十七

也。出入起居。煩亂其手足。不必如衆人之勞也。而特其所流連不舍者。恆在乎旦夕之安。是則古而稱先。轉寄託之物。而至於居。乃夙昔之不忘也。此其人固士也。而吾為思之。聖人賢人之事業。磊

著此句妙。

高濶無近响。

落落相望。置吾身於天地萬物之表。猶懼不能窺其域。而顧以卑卑者累之。人心既勝。道心判焉。而奚以進於高明。三年九年之考校。

要言不煩。

層累無窮。畢吾志於藏修息游之途。猶患不及。竟其蘊。而輒以瑣

觀此二層蘊。

瑣者聞之。昏氣既集。急氣乘焉。而胡以底於光大。其深焉者。性命

味始足。

精微之旨。不留於蒙昧之胸。其顯焉者。詩書弦誦之文。難化其鄙

吝之質。嗚呼。是亦衆人而已矣。而尚足為士乎。夫士即不懷居。亦

未足以謝士之責而清明者近道之器澹泊者祛欲之方苟欲為士必從此始不然囂囂然自命為士而吾不知其與不為士者又何以別也

古雅渾堅沈着痛快彷彿隆慶諸家 原評

侃侃自將簡古而蔚上白寫得刻畫下白發得精神可謂約而不失一辭矣 吳荆山

士而懷



山

論大夫者皆過。聖人始終疑之也。夫一廉靜之文子。或目之為時。或比之於聖。聖人始終疑其過而已矣。且賢者處世。有一二越俗之行。而庸人之好議論者。轉相傳說。而失其真。不近情之事。罔顧其理之可安。不知量之稱。竟忘其人之可受。聖人於此。亦仍以無定者置之而已。公叔文子衛之賢大夫也。跡其捍國難。振民飢。修班制。以交鄰。引家臣與共事。立朝大節。卓卓可稱述。而其人素廉靜。寡言笑。慎取與。性情亦有過人者。衛人從而甚其辭。而以不言不笑。不取。特聞夫不言不笑。世無是人。不取似矣。而祿有常賦。采

經奮堂全稿

卷二

有常入。亦無能盡絕也。此其誕謾不可信。竊待公明賈而後知。洵哉告者過也。乃自賈言之。則更過賈之言曰。夫子非不言也。先時而為章之舍。後時而為囊之括。時言而人不厭焉。如其然。其吐辭為經之聖與。又曰。夫子非不笑也。未樂而色不至。揚既樂而喜不至。矧樂笑而人不厭焉。如其然。其動容中禮之聖與。又曰。夫子非不取也。非義而嚴於一介。似義而折於秋毫。義取而人不厭焉。如其然。其臨財無苟之聖與。今夫稱人之善。而漫加以從容中節之名。無論賢者自知必明。而疑似遠近之間。無識以割之。若者為陋。且夫揚人之美。而謬謂以神靈絕物之為。無論賢者退讓必力。而

高下淺深之分有意以渾之若者為諛諛者不足與辨也陋者不可與語也夫文子之為文子自有其寡言笑慎取與獨成其廉靜者焉而如賈之徒皆所謂愛人_{識解高貌}不以德而反沒其生平者也其然豈其然乎亦歸於不可信而已矣抑吾聞之自大夫執政世卿擅權口舌之徒多游揚公卿間者即其一二事而張之造言飾辭盡失其本如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之類豈可勝道哉

超題得解無語不靈疏密整斜精神貫注。石質作道健此作
開逸正以不相犯為高。黎宜先

子問公

桓公九合諸侯

一節

儲在文

仁霸佐之功兵戢而民安也夫九合不以兵車仁及天下矣仲實佐桓成之顧可錄其過沒其功耶且君子之論人也當從其大者

而論之東遷以來先王之澤竭矣政使一二拘牽文義之士危言○知之

正論曾無毫末之補於生民有大力者出焉而禁攻寢兵顯其君

以仁覆天下此非斤斤之節可與比烈也子未仁管仲盍觀桓公

桓公起播亡之餘際擾攘之會使不九合諸侯則天下不能一日

安使合諸侯而耀以兵則各退修武備而天下益困今觀其講信

修睦申明王章謹飭侯度自北杏迄葵邱數十年之間諸侯以玉

經會堂全稿

卷二

聖

帛相見而不以兵戎彬彬乎三代禮樂之遺意嗚呼此皆管仲之

力也仲之力不可掩而仲之仁於是乎不可及矣今夫先王之仁

天下也以封建治其大而以井田治其細封建之法統之以方伯

聯之以會同各分土以撫其民而已矣迨其後也國有三軍不以

敵王所愾而日尋諸伯叔甥舅以爭尺寸之間寡人之妻孤人之

子天下徒見封建之害而兵實啓之自仲之策行然後釋爭而言

禮郊圻封守畫疆而理焉故君子不敢議遷邢城衛之專封而兼

并不興則封建得以維持而不絕此無能與仲較仁者也井田之

法養之以耕收習之以蒐苗俾盡力以理其生而已矣迨其衰也

旬賦一乘不以備國非常而日征其車馬器甲以事疆場之役飢者不食寒者不衣天下反受井田之累而兵實貽之自仲之績成然後通使而罷戰父老子弟安堵而處焉故君子不深求參國伍鄙之變法而金革寢息則井田得以綿延而不亡又無能與仲爭仁者也其始之作內政寄軍令者用以張國威訖無佳兵黷武之事則依然仁者不殺之風其後之北伐山戎南伐楚者特以昭遠略實無戰勝攻取之心則近於仁人博愛之術當桓公之時孰如之者即百餘年來賢士大夫孰如之者而區區以召忽律之拘小節忘大功是輔其君以煦育天下不足為仁而自全其名坐視先

經堂全稿

卷二

四十二

王之澤之淪胥者反足為仁乎嗚呼此三代以後慨然連托議論日高而天下事卒無有能起而任之者也

時無管仲則春秋為戰國久矣就不以兵車發出封建井田二議事勢鑿然是讀書論世文字原評

將封建井田關合在兵車上發論初看似廓細想乃真必不可廢說他有功封建偏用遷邢城衛托出說他有功井田偏用

參國伍鄙托出妙解觀法亦文家持論無滲漏處吳荆山

陳人中孟公綽徐闡公祿之去公室文議論極確從思路極靜中來一縷心絲蟠際天地直壓倒休甯臨川矣外間但以粗豪

目之豈惟辜負前人亦淺之乎論真訣也讀此文為慨然者久之第允敬

桓公九

經會堂今稿

卷二

四十三



辨學者之用心。而古今之慨深矣。夫學止為己耳。於人何與。乃古之學者然。而今則反是。可慨也。嘗論世運升降。人遂遷移於其間。吾嘗以為此不學者之過。而非世之果有分也。然而學分真偽。世運從之。故誦法聖賢者。先後一轍。及窺其處心積慮之所存。而亦不能無升降之感焉。蓋吾立乎今。以觀乎古。彼一時也。學者所早夜以孳孳。非無為也。為己而已矣。吾又準乎古。以觀乎今。此一時也。學者所早夜以孳孳。別有為也。為人而已矣。博之於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精於勤也。今之人亦未必荒於嬉也。第在彼者恥一

經會堂全稿

卷二

四五

業之不能。而在此者愧一事之無譽。約之乎身心性命之旨。古之人貴道成也。今之人尤不屑僅藝成也。第在彼者樂厥修之罔覺。而在此者慕厥聞之四馳。學以求實而實歸之學。以求名而名歸之誠。一之至造物。若報其精神。故古人今人各饜其欲。而其勢足以相敵。實歸之即實浮於名。而不怪也。名歸之即名浮於實。而不慚也。風氣既開。當世且轉相效慕。故古人今人各安其俗。而所趨絕不相蒙。吾不知盡如今人。何以質諸古人也。古之遜世無悶者。勿論耳。雖或一室而應千里之外。匹夫而動君相之求。要亦時數之適然。而初無所庸其意。此時設有一為人者。出於其間。必相與

補圈外程子意

驚也。共指以為浮為詐而屏諸不齒也。幸也。其為今之人也。抑亦既切深歎其不幸不生於古而得以見正也。已吾不知直似古人亦何當於今人也。今之諛聞動眾者猶淺耳。甚至蕩廢廉恥以邀當途之盼。奔走形勢而悲遇合之艱。要亦流弊之百出而幾無以測其終。此時設有一為己者介乎其間。必眾所棄也。共斥以為愚為矯。而無地可容也。幸也。其為古之人也。抑又惜其不幸不生於今而有所轉移也矣。古耶。今耶。學者宜何從耶。

為己為人指示切要。古今對舉。感慨係之前。四比合發。闡切要之旨。後二比互做。盡感慨之神。其感慨處一彈三歎。闐然入歸。

經畬堂全稿

卷二

四五

茅之室矣

原評

創格中鋒。渾厚流逸。其自命在嘉隆之交。以古文為時文。亦當推此種為正。秦龍光

古之學

動方人者審己之心。警其暇也。夫方人者己必賢。惟賢故暇。雖聖人不居而賜可以自審矣。且君子之學一在知人。知人政以為己也。夫以歛然不足之意而借鏡於得失之林。則無息而不形其策。厲以泰然有餘之心而過明其臧否之用。則無往而不見其優游。此為學消長之幾。而聖人之所嚴也。吾黨子貢高明之選也。其聞而知識而貫者。參處於回與參之間。其億而中言而驗者。自詡其智與辯之過於是以方人。特聞而夫子以為是。救救而不知止者。何其暇也。警之曰。賜乎。夫人必自處之分定。而後可以及人。夫人

經齋堂全稿

卷二

四六

必自知之數明。而後可以度物。吾觀古之君子。以性命精微為體。以詩書弦誦為程。少壯所習。既老弗衰。考省之勤。斯須不去。迨至○一○振○最○著○精○神○論○極○淡○微○華○尤○古○宏○行成名立。物望咸歸。誠足以生其明。而道足以濟其識。於是分別流品。衡量人材。外以明好惡之公。而內以還是非之正。此賢者之所有事也。賜乎。然乎哉。如其然。則必自信之確。而後居於先覺。賜真無所闕焉。而特以暇及之也。我所不敢知也。如其未然。則當逐物之頃。而還念其本行。賜或有所遺焉。而輒以暇自文也。我所不及知也。夫我也。竊思學問之無方。而傷歲月之易逝。專一其精神。尚難謝己之責。而胡能兩用其心。積勤於夙夜。猶或恍人之先。而

何○忍○外○廢○其○日○故○無○論○低○昂○失○平○物○情○之○難○服○而○抑○揚○進○退○必○欲○
其○銖○兩○之○不○誣○則○神○明○亦○倦○吾○甚○愛○吾○心○也○又○無○論○辨○論○日○出○意○
氣○之○易○浮○而○賢○否○智○愚○常○覺○其○紛○紜○而○四○集○則○旦○暮○悉○捐○吾○甚○惜○
吾○時○也○然○則○如○賜○之○敝○敝○而○不○知○止○也○我○即○欲○為○之○而○暇○云○乎○哉○
夫○聰○明○當○樂○用○之○時○每○一○往○而○不○覺○而○學○術○至○分○途○之○介○第○轉○念○
而○自○明○惟○賢○故○暇○惟○暇○則○方○人○而○不○然○者○吾○懼○其○暇○也○賜○亦○自○審○
之○而○已○矣○吁○此○聖○人○為○己○之○學○也○

帆○隨○湘○轉○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相○映○帶○几○席○之○上○一○日○千○里○
此○為○曲○折○快○意○風○利○不○得○泊○未○逮○斯○妙○也○黃○際○飛○

經畬堂全稿

卷二

聖

細○意○熨○帖○平○滅○盡○鍼○線○迹○仍○以○古○渾○之○氣○行○之○毫○端○有○神○何○止○
粉○墨○蕭○瑟○足六雅

子貢方

聖人為之之難有窺其心者矣夫知其不可而為之聖人之心也

晨門乃窺之子路之宿不虛也且孔子轍迹徧天下所遇之賢者

多隱逸之士而其間抱高世絕俗之識者吾得二人焉曰儀封人

曰晨門封人知天者也晨門知人者也晨門者石門之抱關者也

其姓氏不可考賢而隱於賤吏人無知者子路從孔子過其地嘗

止宿焉而乃前而問所自既聞其自孔氏而喟然太息也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君子曰此有道之言也其識遠矣今夫當世

之知不可而為者有三而庸人不與焉才略之士以功名為重輕

經舍堂全稿 卷二 梁

明見其不可而志不能忍姑出小就之謀一也世卿之賢於國家

同休戚深念其不可而誼不容逃聊救目前之敗二也至於聖人

其道時行時止而一念暇逸即非天心其身儒服儒冠而一物枯

槁輒曰予罪故其於天下如水火之不相入如方員之不相容而

不敢阻其為之之氣變其為之心者唯知其不可故也且夫孔

子未嘗為而晨門曰為之者世愈降而變愈甚變愈甚而聖人愈

難堯舜揖讓而湯武放伐非堯舜恬而湯武險也可不可異也周

公制作而孔子周流非周公敏而孔子鈍也可不可懸也知其可

而因之者其勢順知其不可而轉之者其勢逆為其不可而有成

颺起波瀾

立案

詞義高錄

抽○出○為○子○發○揮○波○瀾○愈○澗

者其迹彰為其不可而無成者其迹隱是故順則為唐虞逆則為夏商周之季成則為功為德不成則為東西南北之人成不成皆所以為之也為不為皆非所以自為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嗟乎晨門之識其高於沮溺丈人遠矣而聞其言者皆子路豈果敢有為之氣有流露於眉睫間者耶雖然天不可知聖人一天也人而知聖則知人之極矣何待子路吾故曰封人知天晨門知人沈毅英闢顧盼非常有同甫推倒一世之概謝應雲

封人晨門隱於下僚深觀世變皆智足以知聖人者故絕無問答而記其言前半篇疏剔知字後半篇抉發為之二字進退縱

經齋堂全稿

卷二

四九

橫真氣驚戶牖矣

汪淥溪

子路宿

聖人有將命之教以抑之者益之也蓋童子欲速成使將命以抑之則非求益而自益矣斯其為聖人之教與今夫成人之德必自童而習之聖人之教小子也應對進退尤加詳焉蓋欲其循循習禮先為受益之地而不至希心速化以喪其質者正所以長養之使成材也闕黨有童子者受教之日淺夫子使之將命當必有說焉而或且疑其益者何歟吾聞將命所以通姓名問答而宣意達情也周旋不中不可以將命動作不慎不可以將命語言容止不和不可以將命誰謂童子而優為之夫子曰吾將以是進童子於經舍堂全稿

卷二

道也夫童子年最少父事兄事各有其人則夫登席不前步趨不先長禮也使童子而果益者吾意居必讓坐斂袂而侍於其旁行必讓道負杖而隨乎其後不甯惟是童子而果益者將見奉席猶請其所向而何敢越次以升離立猶戒其勿參而甯至比肩以進乃今觀於童子則儼然居於位也儼然與先生並行也斯豈求益者哉亦欲速成而已矣浮動之意氣越禮以自恣必至積於驕而不知所降君子歎其率之弗謹也而尤憫其教之弗先輕儻之性情棄禮以自便漸且由於惡而不知所終君子憂其失之莫救也而更惜其善之莫長嗟乎欲速之弊可勝言乎惟使之服使令之

語○意○沈○鍊○盡○得○聖○人○言○下○之○旨

勤觀長少之序。步趨揖讓。習慣自然。庶幾動其求益之心。無至不

潰於成也。而何言益哉。是故古人之造士也。自中年考校以來。有

視離經而益者。有視敬業而益者。有視博習而益者。而必要之知

類通達。以觀其久道之成。故其所造。至於強立而不反。古人之養

蒙也。自出就外傳以後。有學書計而成者。有學幼儀而成者。有學

射御而成者。而必歸之悖行。孝弟以彰其謙受之益。故其所養。至

於博學而無方。然則將命之役。誰謂童子優為之乎。抑而教之。亦

將以是進童子於道也。吁。此聖人長養人材之善術。偶於童子發

其端。而豈或人所能妄測與。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五十一

典重堅緻而疏斜互用。興味蕭然於此。定文品之貴。

原評

體安而意遠。得歐曾之正脈。成綱齋

關黨童

賜也女以子

全章

儲在文

學本於心發賢者之疑而告之焉蓋多學而識一以貫之者心也
 發子貢之疑而告之夫亦可知所本矣昔子貢之穎悟亞於顏氏
 生平以學識自喜以多為貴夫子患其舍本而競末嘗以君子不
 多示之抑又患其不知本於心而治心者疏終於汗漫無所歸也
 一日者呼而問之曰賜也女之學於子有年而子之得於學有本
 其以予為多聞古人之訓今人之言而識以收之者與抑多見斯
 人之行斯世之事而識以蓄之者與是言也以身教而立於兩可
 之介問後答前情理都到以意喻而不為一定之辭子貢乍聞之不能不信也轉思之

經奮堂全稿

卷二

五十二

又不能不疑也對曰然非與片言之下一念之間疑信並集信去
 而疑留蓋多之見漸融而反本之機動矣夫子知積多之勤必反
 其本反本之實必求諸心於是正告之以決其疑也曰非也予一
 而已矣天下之勤貞夫一吾心為之主心主理義者也而天下之
 動從焉吾得吾心則主於一而有常三才萬象於以貫之而無所
 格無常之善協於一吾心為之統心統性情者也而無常之善會
 焉吾存吾心則統於一而不貳五常百行於以貫之而無所遺何
 嘗不學何嘗不識皆其所貫也非其所以貫也先得我心感而遂
 通深造自得所以能左右逢原也學何嘗不多識何嘗不多非一

一貫之也。自有以貫之也。常存其心。萬物皆備。成性存存。所以為道義之門也。予一以貫之而已矣。又多乎哉。吁。此亦聖人傳心之要也。曾子之唯。當時即以忠恕發之。子貢之疑。積久始以性與天道闡之。忠恕者引而近。力行之基。性天者推而上。致知之極。曾子之於忠恕。固身體之。子貢之於性天。直聞之而已。然而善言一貫者。莫如忠恕。善言一者。莫如性天。蓋自聞夫子之言而從事於治心。生平學識之功。曠然知所本矣。此曾子所以獨得其宗。而子貢所以亞於顏氏歟。

高老確實深造自得之言。心主理義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一

經會堂全稿

卷二

字確疏。精鑿不刊。仍渾含不露。先得我心。感而遂通。常存其心。萬物皆備。貫字亦極融透。始覺聖人語。徹上徹下。只在切近篤實處。絕非虛元廓落。如禪悟道妙。二家說話也。確解不出經書。非體驗功深。不能搜擇融洽。與道大適耳。方山墨亦引用易書二語。但彼是坐實一字。此據二語講出一貫根源。互相發明。絕非躡襲。秦龍光真確極矣。文體又極高潔。天清氣迥。日月空行。非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境界也。惠天牧

賜也女

大賢有為邦之問其素志也夫志在天下者不以窮達異為邦之

問顏子豈虛語哉且衆人所能為者無待乎聖賢聖賢者以天下

為量者也其身不妄與人家國事而帝王運世之略日往來於胸

中故周旋長者之前而一言可以見其志如顏子之問為邦是已

簞瓢陋巷之中有王道焉蕭然無與者富貴貧賤之迹而介然未

忘者天地民物之任也克復歸仁之際有治法焉研之愈精者出

入消長之機而恢之彌廣者盛衰升降之原也是則為邦者顏子

之本量而問之夫子則何也法積久而大備官司之所守官府之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五五

所藏左右史之所紀雜然而前陳擇之不精遂有偏而不舉之處

有王者起當有以建厥中矣夫神明之矩可以揆萬事登明堂而

議之者先定其規模故問之以求夫大中之極焉道與時為變通

風氣之所趨習俗之所尚千百國之所歧紛然而並驚防之不密

又有駁而不純之譏當聖人時必有以杜其弊矣夫久大之業非

以計一時開草昧而理之者早睹其流極故問之以審夫無弊之

歸焉其或操尺寸之柄而為所欲為舉而措之可也禹皋伊傅之

經綸千古罕有而藉手以報一日之知一官一邑二三子任之非

吾事也故當其請益從容而已卓然於言語政事文學之上即使

按顏子

開局穩稱

鍾錄

然問字何等力量

照下法戒全此

顏子身分

句法雄秀

二此画出

終韋布之分而為無可為卷而懷之可也桓文襄穆之事業五尺
羞稱而坐論以垂萬世之法一行一藏吾夫子同之非空言也故
即其深情商榷而已獨攬夫詩書易象春秋之全嗟乎觀其問而
志可知夫子之告之者亦可知矣道無往而不復言有大而非夸
世無孔子則東周之責顏子將獨任之鄒嶧之賢所以繼洙泗而
周流也

按切矜鍊體最貴而言大醜原評

此司隸威儀也彼冠幘而衣婦人衣者對之羞死汪棟園

雍容華貴望若神仙然高處只在細切若徒作金華殿中語無

經會堂全稿 卷二

關至極也吳荆山

五五

謝太傅王公之度大人之容而寢處有山澤間儀其秀韻在骨
也僅言氣象又不免中郎虎賁之似矣方靈舉

顏淵問

臧文仲其 一節

儲在文

論大夫之竊位重蔽賢之罪也。夫惠之賢知之莫如文仲而蔽之亦莫如文仲也。故正其罪曰竊位且夫國家之位所以處賢者而立乎其朝也。己賢位屬之己人賢位即屬之人。夫屬之人與己無與也。明知其與己無與也而必蔽之以自固其位。若是者竊也。先大夫臧文仲身相數世名顯諸侯自莊之末以迄文之初其歷位也久矣。抑其知人之明且有奉其言而罔敢失墜者。自我論之其竊位者與何則無定者位也。世無賢者則已耳。世有賢者文仲不得不共之。難得者賢也。不知其賢斯已耳。苟知其賢文仲不得不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五十六

避之令夫柳下惠賢者也。無駭之後不載見春秋而惠篤生其間是展之良也。慶父以來屢貽羞宗國而惠殊絕於時亦魯之望也。夫文仲也而不知之乎哉。觀於北鄙之侵事急矣則汲汲乎請其辭且藉之以行百物而謂庶幾其可也。夫惠之賢不第以辭即其辭而足以保邦足以卻敵則既知其保邦卻敵之賢矣而齋師退矣。胡未聞入告之薦也。迨於爰居之祀計愚矣則沾沾乎佩其言且書之以為三策而謂不可不法也。夫惠之賢匪直以言即以言而可以知來可以識變則又知其知來識變之賢矣。而海災驗矣。胡未聞同升之舉也。蓋知之而不與友也。文仲以前有引賢自代

本國語字字精確

員轉

遷他而証原

對法也

二比客意比例

者。鮑叔之於仲也。必生致之矣。不甯惟是。成季讓能。辭下卿而弗受。迄襄之世。始佐中軍。不敢以先時竊之也。文仲而後。有以賢事君者。史魚之於瑗也。以死爭之矣。不甯惟是。子皮授政。帥國人以相。從終簡之朝。止治家事。惟恐以非分竊之也。彼文仲者。久得君○臧○孫○罪○更○不○容○誅心。早負民譽。身都重位。引薦罔聞。人未有議其尸者。而彼亦泰然以安之。夫無其德而居之。非其有而取之。耳知其才。而抑之。忌其有而攘之。耳坐使賢哲淪亡。邦國殄瘁。而竊位之罪。其又奚逃也哉。

兩證不磨。可以參入傳註。原評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五七

罪狀在一知字中間。二比實實還他左證。如老吏斷獄。字挾風霜。後半比例以足之。反覆曲到較前輩章徐兩先生文。殆駕而上之也。吳荆山

臧文仲

君子矜而不爭

一節

儲在文

君子兼敬和之德而身世兩得其道矣。蓋惟君子之敬和根於心，故矜羣見而爭黨化。此身世所由兩得歟。子意曰：身世之際，學問之所見端也。自古無不尚風節之聖賢，天下無不近人情之道德。而苟其持身持世稍以私意參之，則不特近似必至於失真而已。甚亦防其流弊。君子所以超然獨遠也。蓋君子之深於學也，既以義正仁育者立其清明廣大之體，而不至於偏。又以禮節樂和者平其意氣情感之私，而不流於過。是故見之持身則為矜而不爭，焉見之持世則為羣而不黨焉。萬物之性人為貴，知其貴而貴之。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五八

者皆為己之事而於人無與也。有所不敢棄而納於規言矩行之中，有所不敢褻而還其直內方外之本。吾誠不自菲薄，則廉隅必飭，將準三古以抗其懷焉。而如曰盛氣陵人，君子無是心也。是故

應近似己甚二層

天下有亢厲未除而託於矜者矣，有不為苟同漸入於浮囂而不知返者矣。惟君子獨憑乎理之正而不役於氣之隆，雖有時為人

才辨邪正為時事辨，是非為學術辨，真偽其迹且大類於爭者，而

完得個矜字

謹不爭更怒暢仍只

物之性人相近知其近而近之者本與人之公而於己不私也。有

絕對

羣字更深博

所弗獲已而感於倫類率渙之同有所弗獲辭而盡其知覺先後

光通於字正義已舍得爭在

領由高渾

之任吾誠不自狹隘則吟域悉捐將合四海以歸其度焉而如曰

飾情諧俗君子無是心也是故天下有聲援日盛而託於羣者矣

有不為一〇氣卷〇舒〇都異卒牽於比附而不可解者矣惟君子獨從乎道之公

而不就於情之昵〇似〇稱〇等〇而〇出雖有時與僚友共功名與朋儕共出處與師儒

共道術其迹且大類於黨者而正大之情與阿徇自遠則廓然一

積和之心相為表裡焉已矣若此者本於學問之變化有寬以濟

嚴嚴以濟寬之功成其德行之大醇無尊而不親親而不尊之弊

然則持身持世之交必如君子而其道始無憾也與

辭義審當體度審容近文靡靡對此如見老成人矣張素存先生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五九

理則布帛菽粟文則清廟明堂吾知其命意鍊格不落隆萬以

後也 仇滄柱先生

君子矜

辨矜羣之實。君子所以持身世也。蓋矜羣有其實。爭黨自不得而託之。身世之準。所以必歸君子。與且自人性之有剛柔也。而見諸身世之交。其偏乎剛者。律已必嚴。而用情不免於激也。其偏乎柔者。與人必寬。而制行不免於隨也。吾為之平。其準曰持身宜於嚴。持世宜於寬。而君子之全出矣。更為之核。其實曰嚴不失於激。寬不失於隨。而君子之真出矣。何則。君子之所以持身者。敬而已矣。而敬之外。見則為矜。人不能託君子之敬。而能託君子之矜者。敬則有無適之心。矜則有難犯之色也。君子之所以持世者和而已。

經會堂全稿

卷二

卒

矣。而和之衆著。則為羣。人不能託君子之和。而能託君子之羣者。和則有渾合之氣。羣則有兼容之度也。然其所謂矜羣者。往往入於爭。且黨而不自知。則何也。蓋矜羣與爭黨。有其迹焉。有其實焉。自其迹而論。丰裁峻而盛氣。可以孤行。倫類通而物情。可以苟合。是矜易爭。羣易黨也。而不避矯俗以炫其高。不辭諧世以市其廣。則爭亦似矜。而黨亦似羣。自其實而論。志以帥氣。而退讓之意。深理以御情。而正大之軌。立矜自無爭。羣自無黨也。而盡去陵競。以作其肅。盡絕攀附。以成其公。則不爭始全。乎矜而不黨。始全。乎羣。君子者。兼敬和之實。而化其迹者也。吾見其莊肅日強之體。雖嘖

面罵到

深細見聲

得此

得此

得此

得此

得此

得此

得此

得此

得此

笑不苟焉。而日強者亦日斂。幾微浮動之涉於爭者。無有矣。寬博
有餘之度。雖呼吸可通焉。而有餘者。亦有制。尋常昵就之鄰於黨
者。無有矣。是故襲矜之迹。必至於爭。爭則傷其羣矣。乃戒爭而務
為詭隨。則又近於黨。而總歸於敬之不修。在君子祇修其敬。而人
自見為矜已矣。無斯須之不敬。而人自見為矜而不爭已矣。襲羣
之迹。必流於黨。黨則喪其矜矣。乃惡黨而過為矯激。則又近於爭
而皆本於和之。不養在君子祇養其和。而人自見為羣已矣。無斯
須之不和。而人自見為羣。而不黨已矣。然則君子有用嚴用寬之
辨。而無過嚴過寬之心。有克剛克柔之功。而無偏剛偏柔之累。夫

經會堂全稿

卷二

空

是以能自盡其性。而持身持世。兩得其道也。倘徇其迹。而不核其
實。身世之準。幾何不絕於天下哉。

意精而法老。張素存先生

起二比精確不磨。可翼傳註。中間反覆辨析。衆說俱融。入後兩
句轉看。而字精神乃盡。非取互串小巧也。嚴思菴

言必徵實。覺得聖人語。字字都有門徑。真得力於洛閩之書者。
成綱齋

君子矜而不爭

一節其三

儲在文

道全而無憾。君子身世之宜也。夫矜羣則合乎身世之道矣。不爭不黨。此其所以無憾與。且學術之大。止此身世之兩途。有一君子出焉。而三才不虛存。其並建之理。萬物皆相見。以自然之情。則始於立心制行。而樹人倫之準。防風會之流者。真。有。以。全。其。美。而。去其。蔽。此。之。不。可。不。知。也。何。則。持。己。之。術。有。矜。有。爭。同。一。遠。俗。之。概。而。是。非。判。焉。者。也。處。眾。之。方。有。羣。有。黨。同。一。近。人。之。容。而。公。私。別焉。者。也。君子中處天地之間。而欲立天地之心。則尺寸不敢自寬。必稟聖賢以盡人理。先王之法服。先王之法言。若無非為己設者。

經畬堂全稿

卷二

六十二

而規矩繩墨之表。自厲其廉隅。大固矜也。細亦矜也。然見為矜而謹。懍之意深。見為矜而退讓之懷亦著。如謂理可恃而據。理以爭。則意氣未平。入於恣肆而不覺。是直與矜相反者。而君子早絕其萌矣。君子身與斯人之徒。而欲立斯人之命。則幾微不敢自便。必通氣類。以盡人情。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若無非由己推者。而往來酬酢之交。自形其樂易萃固羣也。渙亦羣也。然見為羣而旁行之意。周見為羣而中立之宰。自定。如謂情有餘而徇情為黨。則畛域未化。偏於狹隘而不知。是正與羣相背者。而君子早空其累矣。是故正色立朝。而望其丰采者。不徒以功名相耀。則盈庭之咎。

熄矣。乃至匹夫可摸楷人物而未嘗立名片言可折服王公而絕
非好辨則無論在朝在野皆有以作天下之肅而化其競心也。和
衷御物而歸其度量者不欲以聲氣相援則朋黨之患弭矣。乃至
四海式處士之廬而門戶不閉于古共名山之藏而淵源不私則
無論或出或處皆有以導天下之和而消其昵志也。然則矜也而
不爭也。君子所以特立獨行而畢生祇見其小心羣也。而不黨也。
君子所以兼容并包而舉世難狎其盛德全其美而去其敵身世
之道復何加於此哉。

揚之高華。按之沈實。當其志滿意得。不讓黃熊二家。張素存先生

經齋堂全稿

卷二

六十三

心精則力果。氣威則神來。整襟而談。節節雄脫。不自知其出於
經與史也。前明五六大家每集中志滿意得之文。亦僅能十數
義。此中甘苦非膚學所知。吳仰洙

才力雄獨。意語橫濶。是能奪班韓之精魄者。方文翰

君子矜其三

